

洪武劍俠圖

張清山著

第三集

康德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印刷
 康德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行
 武俠小說

洪武劍俠圖
 (第三集)

定價國幣一元五角

新市場新春客棧
 張清山

張清山
 董德馨

奉天小北門裏八號
 董德馨

奉天市小北門外電車道路南
 邵璽廷

奉天市小北門外電車道路南
 福興印刷局

奉天小北門裏大街路東
 章福記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人
 發行所
 印刷所
 代售處

快義
小說

洪武劍俠圖 第三集

第三回

白蓮教匪奸狡刁頑肆兇殘自作還自受
武當俠劍忠誠智勇逞神威衛國復衛民

話說第二集正交代到惡道藥尙兵分八路襲取水師營，已然探的明白張三峰等一干的俠劍衆高人俱被欽差鐵木占達拿解入京官軍大隊之中只賸下劉伯溫算是道中人，精於技擊之法，其他者均係馬上戰將，無所畏恐十拿九准水到渠成，斷無不成功之理，是夜正值大霧迷漫三更時分八路賊兵一齊發動，其間發動最早的是小紅孩藥天蕩一氣真人徐萬通率帶胡氏三怪直取後軍，這藥徐二寇奸狡異常暗地裏私自商議道，我們累次中計此番奉令前來也必須要加意檢點，可命胡氏弟兄登舟殺人放火，我們過遠觀望，若有意外我們好浮水逃生。二人計議已定遂命胡大剛由左翼上船，命胡大強由右翼上船，命胡大猛由中路上船，殺人放火勿得違悞，我等給你們打接應，這萬惡滔天的金毛怪銀毛怪鬧海紅毛怪三個惡賊不顧生死，分頭上船，由身上把油綢子筒兒包袱解將下來，從裏面抽出火噴子來，他們用的這個火噴子乃是藥尙無心中發明的，裏面能裝一百零八個流彈礮，全有雞蛋黃兒大實，在後面按着一拉千斤托，那硫磺彈出筒子口就發了，連貫打出像噴火的

一般能打二十多步遠，今日偷營則棄用此物放火是再好沒有的了，惡賊們在戰船上用火噴子一陣亂打，轉眼間黑烟滾滾，火燭飄飄，實指望軍兵亂竄勢殺人，沒想到連個人影兒也沒看見，正在發怔之間忽然的轟天震海得一聲響亮，海水沸騰波浪沖霄，將軍的大船約有幾十條全炸碎，這胡氏三怪也隨着船化為碎粉，可嘆這賊人不在陽世三間作怪去到九幽作鬼去了，在遠遠的瞭望的二寇，他們怕中計叫三怪當先，果然是又吃虧了離着很遠的被滔天的波浪，把兩個賊小子打的水中直翻跟頭，樂天蕩除萬禍分着狂濤怒波浮水直奔中央戊己土來找樂尚，及至到在中央見樂尚等，站在帥船上正發令遣人知會各路速退，二寇上得船來口稱祖師爺快想法子，我們可又中計啦，就將被炸及三怪命喪的情形說了一遍，樂尚嘆道我們也太大意啦，我一到中軍大船上就看出是空營計來了，役派人查才發現在船中堆積火藥與炸炮等物，已然派人調你們各路齊集中軍，一同退走沒想到你們已然中計，正說着話霍啓萬金蓮橫空司徒烈等一干賊人來到，樂尚說險地不可久停回去再說吧快走快走，一干群賊隨惡道紛紛入水，走了不遠外面的三路大隊衝到水師營炮火齊發引着了水師營的炮船，轟然爆炸船隻破碎屍骨橫飛炮煙與大霧混合火光與波濤相映，樂尚率衆寇淨扎於波浪之中，虧他等的水性絕倫每人也還喝了兩口湯，好容易死裏逃生，水師營後路繞回五六里之遙，才會上敗殘的賊船上得船來，會合脫烈等

查點一切共損傷了胡氏三怪等二十幾家寨主，水鬼約有五六百之衆，船隻器械炸沉約有半數，只氣的脫烈暴跳如雷，連聲吼叫，霍啓等解勸請大寨主暫且息怒，收兵回山再作理會。脫烈尚未答言，惡道欒尙哈哈大笑不止，鐵掌老魔司徒烈愕然問道：「祖師爺因爲什麼這樣兒的樂呢？」衆寇也相繼追問，欒尙正色言道：「此時沒有工夫答復你們，遂即對大寨主脫烈說道：『你趕緊回山調集船隊，最少也得帶三千之衆，又向朝雲望月之二島主吞海獸袁英分水獨角蛟姜達智說道：『你二人回山，嚴守蓮花島，勿得違悞。我在此處屯紮時候，你們快去快去，群賊莫明其妙，脫烈等也不敢多問，只得起身而去。』」欒尙紮好了船隊，在艙中擺酒澆愁解悶，天不到正午的時候，脫烈增調船隊回歸進艙，交令回明調來水鬼三千大小戰船三百隻，食糧等項足用。惡道點頭叫道：「大寨主，你帶主力軍爲後路。」脫烈口稱遵令，欒尙傳令開船，兵取沙門島。這一聲令下，賊船開動，正值風平浪靜，第二日晚到達沙門島，即命堵着島口紮下水師營，派衆寨主帶水鬼輪流在水中把守，斷絕島中的出入，隨後脫烈的船隻也開到，離着沙門島五六里之遙，安紮水師連營。脫烈過船來見欒尙，一同入座飲酒，惡道欒尙笑吟吟的口稱：「列位寨主，諸家會總你們是有所不知啊，只因皆伯溫知道無法抵抗蓮花島，所以他擺下了雷火空營計，他們可就兵退沙門島據險以守，這條絕戶計咱們算着了一半損失就不小，若不是貧道知機也，下令止住的話，我等全軍

盡沒，決無生還之理，幸喜死裏逃生，不過受些小的挫折，大敗之後，我略一慎重，纔明白劉伯溫的用意，因而願你增調後路，直扣沙門島，果然被我料着，一路上並無敵人平妥來至，現今我們兵困沙門島，總算是佔了上風，你們大家想一想，劉伯溫徐達等，退入沙門島，陷入重圍之中，想要闖出來，豈得能够呢，我們歇息三兩日，留兵一半堵住沙門島口，然後率船隊直取登州城，估據了登州之後，那時間任意馳驅，什麼人能擋，我預算着在半年之內，山東一帶等處，全能收在掌握之中，要是得有山東全省，且作根據地，到了那個時候，天下各府縣，我白蓮教的人，隨處發難，群起響應，看那朱洪武明室的江山還能存在嗎，脫烈以及衆寇聞惡道這片言詞，一個個喜形於色，站起身來，齊說道祖師爺的高見，神算無遺，我等欽佩之至，這也是白蓮教當興，託祖師爺的洪福，大事成矣，引兩句成語來說，正所謂白蓮教幸甚，天下幸甚，恭喜祖師爺，賀臺祖師爺，弟子等公同敬獻三巨杯，以伸慶賀之意，惡道欒尚哈哈的一陣狂笑，衆賊寇也隨着一齊大笑，欒尚把笑聲止住，向衆寇說貧道今日也有點得意忘形，允你們所請，這三杯喜酒我就先喝了吧，不過是慶賀的早一點兒啊，衆賊齊說不早不早，指日成功，預爲慶賀，那能說早晚，說着話滿斟三大杯，群賊躬身行禮，預祝成功，並賀祖師爺萬壽無疆，好一個萬惡滔天的妖道欒尚，趾高氣揚，洋洋得意，就在這一班禍國殃民的賊

憲，歡呼慶賀聲浪中，將三大杯酒一齊飲盡，然後率衆落座，開懷暢飲。樂尙又向衆寇說道：我們不可得意過度，雖然說必操勝券，可是行兵之道最忌的一個驕字，必須慎重從事，絲毫他大意不得，自即時起，將兵將分爲兩隊，遂向脫烈說大寨主你率一隊，貧道自帶一隊，輪流防守，以備不虞，兵將又得休息，而又得保安全，脫烈連稱遠令，立時停杯不飲，一齊用飯，散席之後，脫烈將後隊調上來，合在一處，均爲兩隊，照樂尙所令，實力奉行輪流，巡哨，替換着休息，在嚴密守衛之下，歇兵三四日，這日早戰飯後，樂尙升帳，衆寇站立兩廂，惡道向霍啓熊威說道二位寨主率領十八家寨主，兵船一半，獨守沙門島，須要加百萬分的小心，防守堵截，水旱兩面，不准疎忽大意，完全用火炮槍弩當先，我想沙門島中，沒有什麼能人，總然有出類拔萃之輩，他也抗不住炮火之威，諒無突圍而出之力，萬不可恃勇貪動，輕自出戰，是爲至要，切記切記倘有違悞，軍法森嚴，決不寬貸，守島的責任重大，二位可要明白，關係成敗，請特別注意可也。霍啓熊威躬身答道弟子等，敢不盡心，防守敵人麼，樂尙笑道那太好啦，遂即將萬金蓮母女等，十八名賊寇撥歸霍啓熊威掌管，二寇分兵去訖，樂尙又向大寨主說道你率帶大小戰船，五十隻，分兵一半，率領二十四家寨主爲前軍，直取登州海岸，若是棄舟上岸時，務須一鼓作氣奮勇當先，闖入登州府，你等只管努力向前，後方之事，自有貧道率

隊接應，萬無一失，脫烈遵令，當即挑選二十四寇，調撥船隻，分兵一半，辭別樂尚帶兵船拔錨起程，說來也恰巧，正直風平浪靜，一路無事，這日天交日落衡山的時間，船至海口以外，戰船靜所在，將船隻灣好，用罷戰飯，脫烈升座，向衆寇說道：「我想請十二家寨主，當先換好水師衣靠，浮入海口，先行上岸，等我率後隊到達海口內，以作接應，防備海岸上有軍兵守護，炮火交加，你時你們，繞至官軍後面，一陣冲殺，我等乘亂，以便登岸，會齊之後，直闖登州府，那時大功成就矣，可是說着容易，事實確係難作的很，全是何人願往，請各自量力，再爲討令，脫烈將這一番話說完，旁邊有翻江犬賈世雄，巡海皮叉胡興，鐵甲橫江蟹那得志，分水蝦蟆何成，混水泥秋何亮，獨角蛟卞通，水中蛇卞太寧，海豹子姜得茂，水蝎子杜達，鎮海豬婆龍葛寶光，戲水江豬葛寶明，火眼金黃葛寶華，十一寇一齊答言我等願往，脫烈一見大喜說道：「你們諸位前去那是太好啦，就請買寨主諸位隨同葛氏三勇弟兄前去，諸位可別多心，因爲葛寨主弟兄年長故耳，請他們爲首領，衆寇回答我等願意聽葛大哥的指揮，脫烈說道：「那你們就即刻動身吧，我等天黑之後，也就隨後進兵，十二寇退出中艙，更換水師衣靠，將旱地衣裳裝在油綢子筒兒包袱裏面，背在身上，各提軍刀，粉粉跳入海中，浮水進了海口，直奔他岸，天交初鼓的時候，由僻靜所在，棄水登岸，脫去水衣，換了旱地的服裝，將水靠留在身

上 萬寶光，指揮衆寇隱藏在沿岸僻靜之處，等候到三更來天，脫烈的賊船，已然攔岸衆賊寇紛紛下船。萬寶光率衆寇，打了暗令子，過來與脫烈相見，說明沿岸一帶並無官軍埋伏，惡賊大喜，傳話衆兵等各帶火把引火之物，聽我令下須要一齊點着，忽得違悞。衆婁兵一齊應諾，脫烈把掌中大刀一順，令下隨我前進，這班賊寇，自以爲得手，一窩蜂相似，殺奔登州而來，離城約有三二里之遙，猛聽得一聲號炮，戰鼓如雷，惡賊脫烈大吃一驚，連忙約往婁兵，列成陣勢，等候官軍到來一死相拼，等了好大的功夫，並未見一名官軍，心中好生遲疑，暗想道，看這情形，怕是又中了官軍之計，然而事已至此，也無可如何，只有向前，不能後退，把心一橫，傳令前進，幌掌中刀，率衆向前，走了沒有一箭遠，又是一聲號炮，戰鼓二通後，人聲一片，喊殺連天，忽然旁眼前燈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晝，顯出一隊官軍，俱現步下，約在千數餘衆，隊伍整齊軍威甚盛，衆賊兵見猛然問現在這隊官軍，好像是天兵從空而降，一個個不由得胆戰心驚喪失戰意，脫烈也怕是婁兵驚恐潰散，急忙令下我軍不要擔驚，自有某家作主，急傳令將燈火點着，衆婁兵弗敢違抗，只得燃着了火把，咬着牙發威，喝喊殺聲，此時官軍隊中一將當先，輕裝軟扮，紫巾箭袖跨馬服，繫帶繫腰，橫鞭佩劍薄底靴，手捧渾鐵點鋼槍，厲聲叱道，何方草寇敢來擾亂登州，現有你家總鎮強大人，在此，那一個不怕死的

賊寇向前來槍下領死，一言未了賊隊中，早跳出巡海夜叉胡興，一幌掌中五股分水鋼叉來至強鎮台面前，一言不發，分心就刺，強大人合槍一掛，賊人抽叉換勢，強大人那容他換招，順手一槍奔賊人胸前就扎，胡興見敵人槍奔前胸，躲之不及，只得把掌中分水鋼叉一橫，用了招橫上鐵門鬥的架式，用盡了平生之方，向強大人的大槍桿上，往外就崩實指望，將槍崩出去，焉想到絲毫未曾崩動，賊人是又驚又怕，強總鎮把掌中槍一顫，用一手怪蟒鑽窩的招數，只聽得咯郎啞赤的一聲響亮，大槍刺入賊人的前胸，而且是後心見尖，強大人抖槍桿往外一甩，惡賊人撒手扔叉，慘吼一聲，摔出很遠，手抱脚登掙了一掙命，就死去了。翻江犬賈世雄，海豹天姜得茂，二寇合幌掌中青鋼呂祖錘，雙戰強總鎮，強大人奮起神威，力戰二賊，走了十數個回合，槍挑了姜得茂，反手掙槍法，砸死了翻江犬賈世雄，這時間有鐵甲橫江蟹邢待志，分水蝦蟆何成，混水泥杓何亮，獨角蛟卜通，水中蛇卜大寧，水蝎子杜達衆寇各捧掌中軍刃，一擁齊上，刀槍亂遞，強總鎮單手掙動掌中槍，用霸王揮槍法，抵擋衆寇，順手由背後撤下打將鋼鞭，這條鎗如弄風的怪蟒，掌中鞭似攪海的烏龍，槍掄鞭打，血花四濺，強大人抖振精神，數十個回合，這干群寇，盡皆喪命，惡賊脫烈見九家寨主，眨眼間俱喪在強總鎮的鞭槍之下，不由得又急又氣，又是悲慟，正欲率衆向前，忽然官軍隊內，戰鼓如雷，門旗閃處，一馬當先要

上駝一員將。素袍銀鎧，掌中亮旌盤龍棍。背揹二十四口飛刀，飄洒五色綢子條，往臉上着面似銀盆。眉分八彩，目如朗星。鼻直口闊，唇似丹珠。海下無鬚，正在年輕。來者正是威武無敵開國侯花忠孝。馬踏疆場，喊喝道：鎮台大人槍挑九寇，很可以啦歸隊休息吧。待本爵誅此醜類。說着話，飛馬闖入賊隊，掄開了掌中棍，上護其身，下護其馬。馬打盤旋，任意馳騁，如生龍，似活虎，東衝西撞，單人匹馬一條棍，在衆賊寇的亂軍之中，一場兇殺惡鬪。惡賊脫烈一面接戰，一面指揮賊寇嘍兵等努力圍困，傳諭群賊：必須狠命死鬪，退後者斬。強總鎮此時退回大隊，全身披掛，飛身上馬，喝令我軍前進。不許放走一名賊寇。任何人違犯者斬。說罷，拍誇下馬，舞掌中槍，當先殺入賊隊。官軍官將見鎮台大人，與花侯爺，身先士卒，衝鋒陷陣，軍威大振，人人奮勇，個個當先。士卒用命，殺入賊隊，賊兵與官軍攪作一團，白刃交加，肉搏互拚，急切難分勝負。在這個時候，惡道變向，率後路接應兵，已然殺至，早有流星探馬，報與惡道，說是離登州城不遠，曠野所在。我軍與官兵大隊，短兵相接，內搏在一處。請令定奪。惡道聞言哈哈大笑，立刻撥兵五百，派海底鯤魚武天冲，水旱蛟鐵面太歲厲震，兩家寨主統帶，保守戰船，勿得疎忽。二寇應諾。變向說看守戰船，責任重大，倘有意外，我等歸路斷絕，非同小可。厲震與武天冲說道：請祖帥爺放心，只要是有我弟兄二人三寸氣在，敢說高

枕無憂，纔尙聞言大喜，然後率衆寇與嘍兵，棄舟登岸，傳令道：「不許高聲喝喊，二不準點起燈光，三不可殺奔疆場加入作戰，」惡道把話說到此處，衆賊寇，面面相覷，一個個暗自思想：「這不準，那不可，後路不給前敵打接應，那麼着我們這支子人兒，可作什麼去呢？」纔尙見衆寇面帶猶豫之色，微微的冷笑口尊列位寨主你們誰也猜不到我的心事，用兵之道不是一定的好勇鬪狠，一味的蠻殺蠻戰，須要知道大寨主所帶的實力，甚爲充足，鏖兵一戰，對敵官軍，雖不能必操勝券，最低的限制，總可達到勢均力抵的地位，在短期時間，決難分出勝負來，趁這個機會，饒道襲取登州城，較比殺奔疆場一場混戰的方法，怎麼樣呢？」衆賊寇齊聲說道：「祖師爺的，神機妙算，太高明啦，」惡道說：「太高明的考語，就算是當之無愧吧，」說着話揮兵前進，這一千萬惡己極的賊寇，偃旗息鼓，衝枚急進，也不管戰場的脫烈等，勝負如何，這枝賊兵直取登州城，堪可來至城角，猛然間角樓上號砲驚天，轟隆隆嚮聲震耳，隨着戰鼓似雷鳴，城牆上燈火高舉，照如白晝，旌旗招展，三軍吶喊，門旗閃處，座纛旗前，燈火光下，站立一員大將金盔金甲，大紅袍，半蟒半靠，懷抱兵符令箭，離着遠面貌着不清，只見老將軍海下的銀髯隨結飄洒，衆戰將甲冑鮮明，站立兩相，城牆上官軍密佈，嚴行防守，惡道纔尙見這種景況，大料着走馬取登州恐其不易，萬也想不到，登州城埋伏這若許的兵將，然而大兵既已至此，豈能

撤退，當即令下攻城，這惡道一聲令下，衆賊兵喊殺連天，勢如潮湧，搶奔城邊，城上面的老將軍，乃是招討大帥徐達，只皆因，自從欽差鐵木占達，捉走張三峰等衆高人，二帥悲慟之極，所以借酒消愁，豈不知，酒入愁腸，雖然並未過量，可是已萌醉態，大陳牢騷，及至第二日清晨，昇帳發放軍情，二帥詢問衆將，昨晚本帥等酒後，可有失言否，衆將躬身答道，主帥昨夜雖然微有醉意，言談間並無失口之處，不過大發牢騷耳，劉伯溫向徐達說道，這個事可糟啦，你我大發牢騷，保不住連花島，有賊人前來密探，要是果如所料，我軍空虛，被賊寇得了消息，必要統兵前來，偷營劫寨，纔向若用裏應外合之計，我軍就得全軍覆沒，徐帥聞言，大驚失色，口稱軍師統帥，所料不差，這可怎麼處呢，並且我軍中，全是馬步戰將，匪類盡是海寇，浮水前來我們怎能抵抗，劉伯溫默々無語，衆將面面相觀，靜默了許久，劉伯溫咳了一聲，說道現在既然處在這個境遇，必須通盤計算，只可暫避其鋒，退守登州城，藉此用一條雷火空營計，雖不能把群賊一網打盡，那纔向等也得大受損失，如果群賊損傷不了多太的實力，必要大舉進兵，圍困沙門島，分兵取登州，彼時棄其所長，就其所短，陸地交鋒，我軍衆將各展所長，賊寇雖然兇猛，他們離了海洋，勞力已減大半，勿論如何，我軍決不至於應付他們不住，貧道借此機會，星夜入京，朝見當今聖人，分晰邪正，以救張道長等衆高人，如此而行，可

稱一舉三得，不然的話喪師辱國，全軍覆沒矣。徐達深然其說，衆將齊稱統帥奇謀的，妙策。不如此進行，何能轉危爲安？計議已定，擺好了雷火空營計，乘着大霧，兵退沙門島，酌留兵將，交沙門鎮左大人指揮，保守汎地，劉伯溫又留下幾條妙計，命左大人臨機應變，待時用之，然後兵退登州，沿海一帶詳細偵查，妥爲配備，這才棄舟登岸，統兵進了登州，劉伯溫扮作雲遊道人的模樣，起身入京。徐達與溫總鎮討論應付賊匪之策，並訊問登州城險遭匪難，如何得能化險爲夷，得保合郡平安呢？強總鎮往上回道：此一場功勞，乃是尹士興與竇立卑鎮這裏，拿住了一個賊寇，名喚戲水獅子尤大海，正當審訊，尹士興由河南追賊回歸，用了條苦肉計，令死囚假扮看守的官人，到夜深人靜的時候，尹士興斬殺了假官人，假意救走尤大海，帶至城外誘出賊人的真情實話，這才得知衆寇大舉來反登州，要截斷了天兵的後路，尹士興假言在三更時候舉火爲號，以作內應，只得將賊人尤大海縱放後，歸城報知所得的機密消息，卑鎮兵微將寡，不敢輕敵，一面飛報沙門島嚴爲防守，當時調兵遣將，埋伏在海岸一帶帶處，多虧了軍師統帥製造的巡海神燈，卑鎮利用這神燈，保守海岸，令尹士興三更舉火，好一班惡賊，果然蜂擁而至，來搶海岸彼時撤去遮光板，這八架神燈的光輝，射在賊船，照耀如同白晝，匪類被燈光照的，睜眼不得，我軍乘機，鎗弩砲火，一發發動，將賊盜打了個五零六落，敗

退逃去，等到巡船來報，知曉賊人兵困沙門島，登州城方保平安無事。論起來這場功勞，實是尹士興的首功，徐達問道：「怎麼尹士興現在何處？」強鎮台回道：「只因離登州二百餘里，有一黃海灘，人民約有千餘戶，其中佔大多數全是鹽匪，專以販賣私鹽，慣作違法之事，距離黃海灘，二十餘里有一段山嶺，名曰烈焰山長虹嶺，山下臨海，沿岸住有千餘戶人家。這個村子名叫飛魚浦，所住的人民，全是指着捕魚爲生，聞聞該處也是個匪賊的淵藪，總然有安善良民，也是佔最多的數目，因此尹士興以着耍鎗棒，賣膏藥爲名，前去探探，有無意外的情形，去了多日尚未回歸，老帥徐達點頭稱贊道：「這尹士興不過是一個，江湖上，要拳棒的，竟能以爲國爲民，竭力報効，實堪嘉獎，很是難得的啦。」將帥在談話之間，遠探來報，現有無數賊船，困了沙門島，請令定奪。老帥把手一擺，說聲：「知道了，再探再報。」探子遵令去託老帥向強鎮台說道：「你速去將海中的水師營，分爲三隊，如此這班的埋伏起來，速去莫誤，強大人領令退下，去了半日，分撥船隊，埋伏已畢，回城交令老帥徐達傳令道：「強總鎮花侯爺率帶馬步大軍兩千，大軍八員屯紮城外，分派軍士攜帶砲火鑼鼓，遙作聲勢，等賊兵到來，叫罷類們深入重地，先用大炮戰鼓以驚其胆，然後亮隊開兵，迎頭痛擊，得要殺一個落花流水，以振軍威，二將遵令統兵去訖。」老帥至統兵將嚴行防守登州城內，這日夜間忽聽砲鳴鼓响，人喊馬嘶，就知匪

賊到來，連忙披掛上城，靜候前軍的消息。流星探馬報說是前軍與賊隊肉搏鏖戰。我軍奮勇，軍威萬盛，請令定奪。老將軍把手一揮，探馬退下。正要遣派大將，率兵接應。忽然遙見賊兵蜂擁而至，當即令下，張起燈火，點炮擂鼓。三軍呐喊，振起軍威。只見賊兵勢如潮水一班，直逼城下。老帥徐達一見大怒，把掌中的令旗一擺，城上的軍兵衆將，發聲喊弓弩炮口，如狂風驟雨，紛向城外賊兵打下。賊隊中催陣鼓響，督兵前進，喊殺喧城，轉眼間，賊兵死傷，不計其數。屍屍真平了護城壕，衆賊非冒着弓弩炮火，直迫城下，死層又上來一層，前仆後繼。這一場血戰，兇惡之甚，賊人志在必取登州。老帥親自指揮士卒，保護城池。正在不得開交了際，忽見賊人的後隊，增加上來，聲勢浩大，攻城愈急。老帥焦急萬分，不曉得賊兵共有多少。正在疑慮之間，有人報道，強鐵台花侯爺率兵饒道回城。徐達令下傳見，二將上城，見老帥躬身施行，向上稟道。末將等奉令屯兵城外，抵禦賊寇，正在兇殺惡戰，苦戰之間，聽城中炮聲震耳，喊殺聲大，恐有閃失，因而約束衆將，率官軍衝殺一條血路，繞道城回。謹候令下，老帥細看二將，血染征衣，聲色甚壯，暗暗點頭，說道：「你們收兵回城，以防萬一，符合兵法，所行甚當。」暫爲退下歇息。候令差遣。二將躬身告道：「戰機緊迫，怎能偷閒。」懇請恩令下。末將等換戰馬，衝出城去，闖入賊軍，誓必將這干匪類殺退，方不負皇王的俸祿。

人民的仰賴，說罷連夕的搭躬。老師聽罷這句壯烈的言詞，直喜的眉飛色舞，帶笑說道：壯哉斯言，國之干城。如二公之忠勇，當之可無愧矣。然而城勢告大，只可嚴守以避其鋒，設若好勇鬥狠，深入重地，有害而無益，依本帥之見，不走險着，方保無虞。二將上，搭躬，口尊兵主所見甚是。末將等本應遵令退下，另候差遣，只因賊勢告大，此時志在取城，無暇他顧，我軍實不力戰，恐怕賊匪越聚越多。將登州城圍困起來，分兵搜我鄰封，人民遭其塗炭。府庫難保不失，倉廩反資賊食，真若如此，孤城破因，隣郡陷落，全省波及，甚到群寇蜂起響應，其後患何堪設想。大則關乎全局，小則危害一郡，至關重要，在此千鈞一髮之時，懇請老師，毅然令下，准末將等背城借一，以快勝負，殺賊報國，武俠天職，倘不能得勝，戰沒於疆場，理之當然。值此危局，正是爲人臣盡忠報國之日，何可畏縮不前，反致賊匪藐視我軍呢？綜合以上等情觀之，勢在必戰。懇乞恩准施行。這一片言詞，如金石擲地，將々有聲。全軍聽將，皆爲動容。一個個激起誓死殺賊，保境安民之壯志，一齊向徐達行禮，口稱兵主在上。末將等敢請令下，開城一戰，以退強敵，而安閭里。徐老將軍見衆將一個個滿腔忠義，極姿凜々，甚爲喜悅，帶笑開言，口稱列位將軍，少安勿躁，待本帥對你們詳細說明。此番縱容賊匪登岸，以致登州被圍，乃係預定的計劃，故意任其猖獗，是因我軍水戰遠不如群賊，難操勝券。